

錢超塵 著

影印孫思邈本

《傷寒論》

校注考

常州大學圖書館
藏書章

學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(CIP)數據

影印孫思邈本《傷寒論》校注考證 / 錢超塵著. —北京: 學苑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 - 7 - 5077 - 4305 - 0

I. ①影… II. ①錢… III. ①《傷寒論》—研究 IV. ①R222. 2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122237 號

ISBN 978-7-5077-4305-0



責任編輯: 陳輝 付國英

出版發行: 學苑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2號院1號樓

郵政編碼: 100079

網址: www.book001.com

電子信箱: xueyuanpress@163.com

銷售電話: 010-67601101(銷售部)、67603091(總編室)

經銷: 新華書店

印刷廠: 北京市廣內印刷廠

開本尺寸: 787×1092 1/16

印張: 38.25

字數: 450千字

版次: 2015年2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價: 195.00圓(精裝)

自序

孫思邈（581—682）《千金翼方》卷九卷十所收《傷寒論》，除無《辨脈》《平脈》《傷寒例》外，其餘內容幾乎包括宋版《傷寒論》之全，有些條文，可補宋版之闕。《千金翼方》卷九卷十之《傷寒論》乃傳自六朝，編錄于孫氏，今校注之，博考之，稱為《影印孫思邈本傷寒論校注考證》。

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係考察《傷寒論》六朝傳本至北宋治平傳本之紐帶與橋樑，在版本流傳史與臨證方面價值連城。本書以光緒四年戊寅《千金翼方》原刻本為底本「戊寅本以日本文政十二年（1829）重雕元大德本為底本」，以《脈經》鄰蘇園本及元廣勤堂本、《仲景全書》之《傷寒論》及《金匱要略》、清陳世傑《金匱玉函經》、日本江戶醫學影摹北宋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歙西槐堂經餘居本、日本躋壽館摹刻元版成無己《注解傷寒論》本、《太平聖惠方》人民衛生出版社排印本、《千金翼方》清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保元堂刊刻本、《世補齋醫書後集》所收清·王朴莊《傷寒論注》本詳細校勘之。本書每條之上皆標以與《宋本傷寒論》相同之序號，以便對比研究。凡為宋本所無之條，序號則付闕如。學者通稱『某某本』等，乃以雕版刊刻者時代之言之。如《宋本傷寒論》，謂刊刻於北宋也（宋刻久佚，明趙開美據宋版翻刻之。通稱趙開美本為『宋本』，實明本也。）今稱此書為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，謂此書編成於孫思邈，較稱《唐本》更具體明確也。該書向無標點與注釋，今標點校注之，綜合群書博考之。

本書部份內容於一九九四年由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出版名曰《唐本傷寒論》，今作修改，增「後記」十余萬言，名曰《影印孫思邈本傷寒論校注考證》。書末之《後記》，對孫思邈生年、《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流傳史及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與宋本《傷寒論》流傳史作了考證與比較研究。

本書承北京中醫藥大學段曉華教授及研究生祝世峰協助校勘，謹致誠摯謝意！

北京中醫藥大學 錢超塵

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

前言

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指唐初孫思邈(581—682)《千金翼方》卷九卷十收錄之《傷寒論》。張仲景著《傷寒雜病論》一十六卷，漢末兵燹頻仍，不久散亂，幸有魏太醫令王叔和整理編次而得以流傳(晉·皇甫謐《甲乙經序》寫于魏甘露中，稱「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，皆可施用」，是王叔和為魏太醫令也)。王氏整理編次之《傷寒論》著錄於王叔和《張仲景方十五卷》及《脈經》。自叔和之後，至北宋治平二年(1065)林億孫奇校定《傷寒論》之前，凡八百餘載，《傷寒論》之流傳，顯晦離合，不一而足，目錄記載，亦多歧異，致令研治此書者，難於沿流溯源，學者憾焉。

唐繼隋祚，寰區一統，文治武功，遠邁前朝。孫思邈懷濟世之志，成《千金要方》三十卷，惜未得《傷寒論》之全。故林億《校正千金翼方後序》云：「孫氏撰《千金方》，其中風瘡癰，可謂精至，而傷寒一門，皆以湯散膏丸，類聚成篇，疑未得其詳矣。」今詳計《千金要方》所錄《傷寒論》六經病方證，經與宋本《傷寒論》比照，有如下諸條：12' 13' 15' 16' 17' 19' 25' 34' 35' 38' 40' 42' 43' 45' 52' 53' 54' 57' 63' 66' 67' 77' 82' 95' 106' 125' 126' 128' 131' 135' 137' 166' 168' 169' 170' 208' 209' 210' 218' 222' 236' 237' 320' 322' 324' 397' 凡四十餘條，是則孫思邈于撰訖《千金要方》之時，未睹《傷寒論》之全，信矣。故孫氏深深慨歎云：「江南諸師，秘《仲景要方》不傳！」

迨三十年後，成《千金翼方》三十卷，為《千金要方》之輔翼，成一家之學。林億《千金翼方後序》云：『又著《千金翼方》三十卷，辨論方法見於《千金》者十五六，惟傷寒謂大醫湯藥雖行，百無一效，乃專取仲景之論，以太陽方證，比類相附，三陰三陽、宜忌、霍亂、發汗吐下後、陰易勞復病為十六篇，分上下兩卷，亦一時之新意。此于《千金》，為輔翼之深者也，從而著之。論曰：「傷寒熱病，自古有之，名賢濟哲，多所防禦，至於仲景，特有神功，尋思旨趣，莫測其致。」有以見孫氏尊而神之之心也。』按孫氏所見之《傷寒論》，非分上下兩卷，以《千金要方》分為上下兩篇，分置卷九卷十，故《千金翼方》亦將《傷寒論》分上下兩篇，置於卷九卷十，以成輔翼之勢。林億稱此為『一時新意』。《千金翼方》卷二十六說，今年過百歲，仍在撰寫《千金翼方》。『吾十有八，而志學於醫，今年過百歲，研綜經方。』孫思邈終年一百零二歲，反映他精勤不息的高尚精神。

研究《唐傳本傷寒論》，不但對於醫家臨證裨益宏多，而且對於《傷寒論》文獻學之研究，亦具有極大意義，下面舉例言之。

首先，可藉以考證《傷寒論》自叔和至北宋治平二年流傳之概貌。《隋書·經籍志·醫方類》『醫方論七卷』下注云：『梁有張仲景《辨傷寒》十卷，亡。』此《辨傷寒》十卷，即梁阮孝緒《七錄》著錄之《辨傷寒》十卷也。日本丹波元簡（1755—1810）《傷寒論輯義·綜概》云：『隋經籍志注載，梁《七錄》張仲景《辨傷寒》十卷。今《傷寒論》每篇盡冠「辨」字，此即指今《傷寒論》。而云其亡者，蓋《千金方》稱江南諸師秘仲景傷寒方法不傳。然則隋志云亡者，其實非亡也。』按元簡說是也。《傷寒論》

每卷皆冠以「辨」字，如卷一「辨脈法」，卷二「辨瘧濕喝脈證」、「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」，卷三「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」，卷四「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」，卷五「辨陽明病脈證並治」、「辨少陽病脈證並治」，卷六「辨太陰脈證並治」、「辨少陰脈證並治」、「辨厥陰脈證並治」，卷七「辨霍亂病脈證並治」、「辨陰陽易差病脈證並治」、「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」，卷八「辨發汗後病脈證並治」、「辨不可吐」、「辨可吐」，卷九「辨不可下病脈證並治」、「辨可下病脈證並治」，卷十「辨發汗吐下後病脈證並治」，故亦稱之為《辨傷寒》，且十卷之數亦相合，則《七錄》之《辨傷寒》十卷即今之《傷寒論》十卷，斷無疑義也。孫思邈所據之底本即梁代流傳之《辨傷寒》十卷。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八集《傷寒論單論本題辭》云：「《千金翼方》所錄《論》文《太陽篇》，則孫氏以己意編次，誠不如本書善，檢其文字，今作「鞭」者皆作「堅」（《千金方》同），「固瘦」亦作「堅瘦」，蓋孫氏所據為梁本，繼沖所獻億等所校者為隋本，故一不避隋諱二避隋諱也。」

《隋志》稱此書為「梁有」者，謂梁·阮孝緒（479—536）之《七錄》有此書也。《梁書·處士傳》云：「阮孝緒，字十宗，陳留尉氏人也……大同二年卒，時年五十八。門徒誄其德行，諡曰文貞處士，所著《七錄》等書二百五十餘卷行於世。」《七錄》成書于梁普通四年（523）。又據《隋書經籍志序》稱：「普通中，有處士阮孝緒，沉靜寡欲，篤好墳史，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，凡有書籍，參校官簿，更為《七錄》。一曰經典錄，紀六藝；二曰記傳錄，紀史傳；三曰子兵錄，紀子書兵書；四曰文集錄，紀詩賦；五曰術技錄，紀數術；六曰佛錄，七曰道錄。其分部題目，頗有次序。」阮氏《七錄》今亡，然

《七錄序》、《古今書最》及《七錄目錄》完整保存于唐初釋道宣(596—667)《廣弘明集》卷三中。

《七錄目錄》內篇術技類載：『醫經部：八種，八帙，五十卷』，『經方部：一百四十種，一百八十帙，一千二百五十九卷。』是《辨傷寒》十卷著錄于經方部。考阮氏《七錄》亦上有所因。據《古今書最》載，《七錄》參閱之前人書目，除劉歆《七略》、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、西晉荀勗《晉中經簿》、東晉袁山松(?—401)《後漢藝文志書》(按以上四種書目，為阮氏所親見，然已亡佚)外，尚有東晉李充、丘淵之、劉宋·王儉、齊·謝朓、梁·劉孝標等人編撰之目錄，而受益王儉《七志》尤多，觀《七錄序》可知。

王儉(452—489)《南齊書》有傳：『王儉，字仲寶，琅琊臨沂人也……解褐秘書郎。太子舍人，超遷秘書丞。上表求校墳典，依《七略》撰《七志》四十卷，上表獻之，表辭甚典。』又據《隋書·經籍志序》稱：『儉又另撰《七志》，一曰經典志，紀六藝、小學、史記、雜傳；二曰諸子志，紀古今諸子；三曰文翰志，紀詩賦；四曰軍書志，紀兵書；五曰陰陽志，紀陰陽圖緯；六曰術藝志，紀方技；七曰圖譜志，紀地域及圖書。其佛道附見，合九條。然亦不述作者之意，但於書名之下，每立一傳。』王儉《七志》今亡，依該書體例，《辨傷寒》十卷必著錄於術藝志中也。又據日本(財)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陳延之《小品方》殘卷載，《秘閣四部書目錄》著錄『張仲景辨傷寒並方有九卷』、『張仲景雜方有八卷』，而《七志》系據劉宋、兩晉諸目錄而撰成，則《辨傷寒》十卷上溯至劉宋及東晉書目亦無可疑。

《七錄》以後，載《辨傷寒》十卷之目者為《隋書經籍志》。《隋志》主要由魏徵李延壽等撰。《舊唐

書·魏徵傳》云：「隋史序論，皆徵所作，梁陳齊各為總論，時稱良史。」《隋志》成於貞觀年間，依據之書目主要為王儉《七志》、阮孝緒《七錄》及《隋大業正御書目》等。然則，《隋志》何以云《辨傷寒》十卷「亡」耶？

隋代立國，文帝雅好圖籍，採納秘書監牛弘（545—610）廣開求書之路建議，致令隋代藏書極富。《隋書經籍志序》云：「隋開皇三年（583），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，每書一卷，賞絹一匹，校寫既定，本既歸主。於是民間異書，往往間出。及平陳以後，經籍漸備，檢其所得，多太建（按陳宣帝年號）時書，紙墨不精，書亦拙惡。於是總集編次，存為古本，召天下工書之士——京兆韋霈、南陽杜頤等，于秘書內補續殘闕，為正副本，藏于宮中，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，凡三萬餘卷。」

又據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一七四《經籍考》云：「煬帝即位，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，並以學士補之。帝好讀書著述，自為揚州總管，置王府學士至百人，常令修撰。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，修撰未嘗暫停，自經術、文章、兵農、地理、醫卜、釋道，乃至捕搏鷹狗，皆為新書，無不精洽，共成三十一部，萬七千卷。初，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，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，除其複重猥雜，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，納于東都修文殿。又寫五十副本，分為三品，上品紅琉璃軸，中品紺琉璃軸，下品漆軸，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儲之。」

今之《傷寒論》「堅」字皆改為「鞭」，以避隋文帝楊堅之名諱，顯系隋代抄寫《傷寒論》所改，則終隋煬帝之世，《傷寒論》十卷仍在流傳而未亡。那麼為何至編寫隋志時忽然說《傷寒論》十卷亡了呢？

據《隋書經籍志序》說：「大唐武德五年（622），克平偽鄭，盡收其圖書及古籍焉。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，溯河西上，將致京師，行經底柱，多被漂沒，其所存者，十不一二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，時有所缺。今考現存，分為四部，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八部，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。」《傷寒論》十卷本或遭此水劫，亦未可知，然自此孫思邈于唐初撰《千金要方》時而不得見。

《舊唐書·孫思邈傳》云：「初，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，恐有遺漏，屢訪之，思邈口以傳授，有如目觀。……自注《老子》《莊子》，撰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行於代。」其時孫氏正為未見《傷寒論》而慨歎，告訴了魏徵，魏氏於撰《經籍志》時遂於《醫方論》七卷條下注云「亡」，此即《隋志》所寫「亡」字之歷史背景也。

然則何以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亦未著錄《傷寒論》十卷耶？緣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系依母嬰（Jiàng）《古今書錄》縮編而成，而《古今書錄》又係節錄《群書四部錄》而成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序》稱：「開元三年（715），左散騎常侍褚無量、馬懷素侍宴，言及經籍，玄宗曰：『內庫皆是太宗、高宗先代舊書，常令官人主掌，所有殘缺，未遑補輯，篇卷錯亂，難於檢閱，卿試為朕整比之。』至七年（719），詔公卿士庶之家，所有異書，借官繕寫。及四部書成，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，無不駭其廣。九年（721）十一月殷踐猷、王愜、韋述、餘欽、母嬰、劉彥真、王灣、劉仲等重修，成《群書四部錄》二百卷。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。自後母嬰又略為四十卷，名為《古今書錄》，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卷。」

母昉所以縮減《群書四部錄》，固然由於該書卷帙繁重，不便查閱，另外亦由於存在一些明顯缺點。母昉謂其缺點有五，其中兩點與本文有關。（一）事有未周：『于時秘書省經書，實多亡闕，諸司墳籍，不暇討論。此則事有未周，一也。』謂編纂《群書四部錄》時，未能廣收散在各處圖書，以補秘書省藏書之闕。（二）理有未弘：『其後周覽人間，頗睹闕文。新集記貞觀之前，永徽以來不取；近書采長安之上，神龍以來未錄。此則理有未弘，二也。』此謂《群書四部錄》漏載圖書至多，母昉時有所見。再則《群書四部錄》收錄古書，只收錄至貞觀末年（按：指貞觀二十三年，649年）以前收集到之古書，永徽（650）以後收集到之古書一概不加著錄；對於唐人之作，只著錄到武則天長安末年（704）以前，神龍元年（705）以後所出之作，一概不加著錄。由此可知，《群書四部錄》所收錄前朝古籍，僅至貞觀末年以前發現者為止，頗不完備，母昉稱之為『理有未弘』。母昉之《古今書錄》一方面壓縮《群書四部錄》之篇幅，另一方面則增加『永徽新集，神龍近書，則附而釋也。』

但《古今書錄》畢竟系《群書四部錄》節縮之本，新增之古籍不多，故《傷寒論》十卷本未加著錄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系《古今書錄》之節本，故《舊唐書》亦未加著錄。所幸者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對此書加以著錄，云：『傷寒雜病論十卷。』《新唐書》北宋歐陽修撰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亦依據開元書目撰成，故《新唐書藝文志序》云：『藏書之盛，莫盛於開元，其著錄者，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，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，又二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卷。嗚呼，可謂盛矣！』《新唐志》既據開元書目撰成，則開元書目已載此書無疑。而《舊唐志》亦依開元書目而成，卻未載張仲景《傷寒論》十卷之目，當屬漏載

之誤。由《新唐志》之著錄，則知《傷寒論》十卷本，當復出於孫思邈撰成《千金要方》之後至《千金翼方》撰成之前這三十餘年之間。《傷寒論》于唐初復出，不僅著錄于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中，亦有《千金翼方》卷九卷十之《傷寒論》可資佐證。

由此亦可綜合考知，《傷寒論》自兩晉宋齊梁陳至隋，流傳一直不衰，唐初暫時衰微，約至高宗永徽以後復出（孫思邈《千金要方》撰成於永徽二年，公元651年），終於收錄于《千金翼方》中。由此可知，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乃溝通《傷寒論》自兩晉至唐初流傳之金橋，若無此書，則《傷寒論》在唐以前之流傳難於考索矣！難於取證矣！

《傷寒論》于唐初復出後，一直流傳不衰。據《唐會要》卷八二載：『乾元元年（758）二月五日制：自今以後，有以醫術入仕者，同明經例處分。至三年（760）正月十日，右金吾長史王淑奏：醫術請同明法選人，自今已後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、本草二道、脈經二道、張仲景《傷寒論》二道、諸雜經方義二道，通七以上留。』

唐蘇冕輯唐高祖至唐德宗各朝典章制度為《會要》四十卷，唐宣宗大中七年（853）詔楊紹復續敘德宗至宣宗各朝事，成《續會要》四十卷。宋初王溥據蘇楊二家原本補宣宗至唐末史事，成《唐會要》百卷。乾元三年試醫以《傷寒論》等事，乃出於蘇冕所錄，是以知《傷寒論》于唐中期為醫家必讀之書，流傳較為普遍。

唐王燾（670—755）《外台秘要》屢引《傷寒論》條文與方劑，且注云出某卷中，與今本《傷寒論》

對勘，大多相符。如《外台秘要》卷一引小建中湯、小柴胡湯方證，卷二引葛根湯方證，注文皆云：『出第三卷中』，與今本合。卷二引五苓散、白散方，引小柴胡桂枝云姜湯方，均注云：『出第四卷中』，亦與今本合。故丹波元簡云：『王燾《外台秘要》載《金匱要略》方，而曰出張仲景《傷寒論》某卷中，則唐時其全帙十六卷不易舊目者才存台閣中。王氏知弘文館圖籍方書等時，特得探其秘要，而載之其著書。今所傳十卷，雖重複頗多，似強足十卷之數者，然逐一對勘，大抵與《外台》所引符，則今《傷寒論》，不可斷為非《七錄》及《唐志》之舊也。』（《傷寒論輯義·綜概》）又考林億等《校定備急千金要方後序》云：『臣嘗讀唐令，見其制：為醫者皆習張仲景《傷寒論》，是北宋林億等所見唐代政府命令，督專業醫者必習《傷寒論》也。』

上述三事證明，唐高宗以後，《傷寒論》逐漸成為業醫者必讀之書。自唐以後直至北宋，《傷寒論》傳而不廢，至北宋治平二年林億、孫奇選荆南國末帝高繼冲進獻之《傷寒論》十卷本為底本加以校定，以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為主校本，自此《傷寒論》之傳本始定於一。

綜上所述，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乃連接王叔和《張仲景方十五卷》至唐初《傷寒論》流傳最直接最有力之證據，在中醫文獻史上具有重大意義。

第二，可考察《傷寒論》不同傳本之聯繫。自六朝以來，《傷寒論》傳本主要有：①《辨傷寒》十卷本；②收于《千金翼方》之《傷寒論》；③《金匱玉函經》；④《脈經》；⑤淳化本等。綜考諸本，雖有小異，而六經病之條文基本相同。概括說明如下。

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六經病之條文計380條，與宋本、《玉函》相比勘，唐傳本缺第6、11、30、47、48、51、73、78、81、90、110、111、121、140、162、167、178計缺十七條，清初醫家王朴莊謂諸缺條系孫思邈所刪，然無確證，孫氏尋覓《傷寒論》幾費終生之力，定不致貿然而刪也，蓋孫氏其時所見之本或無上述諸條。且後賢對上述某些條文亦多異議，如第30條丹波元簡《傷寒論輯義》云：『案柯氏注本，闕此一條，詳其文義，似後人所增。柯氏刪之，實有所見也。』

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之三條一方為宋本所無，其三條為：『太陽中風，發熱而惡寒』、『太陽病三四日不吐下，見衄乃汗之』、『傷寒一日，太陽脈弱，至四日太陰脈大』，一方為『柴胡加大黃芒硝桑螵蛸湯方』，然此三條一方《玉函》皆有之，可補宋本之闕。

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孫氏序云：『遂披傷寒大論，鳩集要妙，以為其方行之以來，未有不驗。舊法方證，意義幽隱，乃令近智所迷，覽之者造次難悟。中庸之士，絕而不思，故使閭里之中，歲致夭枉之痛，遠想令人慨然無已。今以方證同條，比類相附，須有檢討，倉卒易知。』是孫氏所見之本，系前論後方之本，即將諸方置於卷末者，頗似《金匱玉函經》之結構。孫氏以為如此排次，『意義幽隱』，不便應用，故將諸方重加安排，列於有關條文之下。同時又將太陽病諸條加以披散，按如下七法重新排列太陽病之方證：一、太陽病用桂枝湯法第一、太陽病用麻黃湯法第二、太陽病用青龍湯法第三、太陽病用柴胡湯法第四、太陽病用承氣湯法第五、太陽病用陷胸湯法第六、太陽病雜療法第七。

林億《校正千金翼方後序》云：『乃專取仲景之論，以太陽方證，比類相附』，至於其餘五經，孫思

邈一概仍其舊觀，未加調整。故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陽明病亦從180條始，至262條止，與宋本、《玉函》同，所異者，惟220、248、249、250四條移於太陽篇（淳化本陽明病亦從180條始），少陽病亦從263條始，至272條止，與宋本、《玉函》同（淳化本少陽病亦從263條始），太陰病從273條始，至280條止，與宋本、《玉函》同（淳化本太陰病亦從273條始），少陰病亦從281條始，至325條止，與宋本、《玉函》同（淳化本少陰病亦從281條始），厥陰病亦從326條始，至381條止（淳化本丢失厥陰病的326條，故從327條始），霍亂病亦從382條始，至391條止，與宋本、《玉函》同，陰易病亦從392條始，至398條止，與宋本、《玉函》同，所異者，惟宋本、《玉函》稱『陰陽易』（淳化本丢失霍亂、陰陽易）。上述事实說明，無論是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、《宋本傷寒論》，抑或《金匱玉函經》與淳化本其六經病條文，基本相同，爾後由於輾轉傳抄，而致小異，可見此三書最初階段，均來源同一祖本。

唐本、宋本及《玉函》二本相異較大者在『可』與『不可』諸篇。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『可』與『不可』計十六部分，《金匱玉函經》亦為十六部分，惟《玉函》之條數遠較唐本為多，緣《玉函》將三陰三陽中諸條，大多收入『可』與『不可』中，而傳《孫思邈》本『可』與『不可』所收三陰三陽之條文，僅四十餘條。宋本之『可』與『不可』則僅有八部分，無『可溫』、『不可灸』、『可灸』、『可刺』、『不可刺』、『不可水』、『可水』、『不可火』、『可火』，若依宋本卷七『辨不可發汗病』之按語『夫以為疾病至急，倉卒尋按，要者難得，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，比之三陰三陽篇中，此易見也。又時有不止是三陰三陽，出在諸可與不可中也』（按：此段文字亦見《玉函》卷五），則宋本之『可』與『不可』部分亦

當有『可溫』、『不可灸』、『可灸』等篇。今三書綜合觀之，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在結構、條序上，與《玉函》更相近。因此亦可證明《玉函》亦為六朝之古傳本。

第三，明清學者，謂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為張仲景《傷寒論》之定本，評價極高。明·王肯堂（1549—1613）《千金翼方序》云：『《千金方》收入道藏，今關中江右，皆有刻，乃至宋元刻本藏書家多有之，而獨《翼方》不傳，道藏亦不載，世多有不知其名者』，『後獲《千金翼方》于故友徐士彰諫議家，則前所疑者悉無有，而釋氏玄門千金不傳之秘，前書所不及者，往往而見，於是益知此為真人晚年定本』。

清·王丙，字朴莊（1733—1803）。《清史稿·藝術傳》云：『著《傷寒論注》，以唐孫思邈僅采王叔和傷寒論序例，全書（按：謂《傷寒論》全書）載翼方中，次序最古，據為定本。』王朴莊《回瀾說》云：『昔先祖嘗論《傷寒》以序例為主，以《千金翼》之定本為宗，而痛懲方中行、喻嘉言之詖說。』又云：『孫真人出玄門法力，魔所畏也，集醫學之大成，著《千金方》，編入脈經；又撰《千金翼》，而《傷寒論》之序次，復有定本焉。』又云：『憶余學醫時，先祖已歿，藏書甚多。讀傷寒家言，人各一說，罕得要領。至其詆叔和也，則異口同聲，牢不可破，猶幸及聞先祖，傷寒例不可不讀及千金翼有定本之語，中有所主，始不為方喻所蔽。』《回瀾說》著於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，定本之說聞之于先祖，則自明末清初以來，學者稱《孫思邈本傷寒論》為定本，亦云久矣。清末陸懋修在《傷寒論注》後記中云：『《傷寒論》自注家各自為說，例亂已極，惟此為唐時序次，最古之本，猶見仲景當時原次，大可寶貴。』

《千金翼方》卷九卷十所收之《傷寒論》，距今已有一千三百餘年，北宋孫奇、林億等曾加校勘，並